

立正安國論

旅客來嘆曰

自近年至近日

天變地夭 飢饉疫癘

遍滿天下 廣迸地上

牛馬斃巷 骸骨充路

招死之輩 既超大半

不悲之族 敢无一人

然間

或專利釵即是之文

唱西土教主之名

或持衆病悉除之願

誦東方如來之經

或仰病即消滅不老不死之詞

崇法華真實之妙文

或信七難即滅七福即生之句

調百座百講之儀

有因秘密真言之教

灑五瓶之水

有全坐禪入定之儀

澄空觀之月

若書七鬼神之號而押千門

若凶五大力之形而懸万户

若拜天神地祇而

企四角四堺之祭祀

若哀万民百姓而

行国主國宰之德政

雖然

唯推肝膽 弥逼飢疫

乞客溢目 死人滿眼

臥屍為觀並 尸作橋觀
夫二離合壁 五緯連珠
三寶在世 百王未窮
此世早衰 其法何廢
是依何禍 是由何誤矣

主人曰

獨愁此事 憤悻胸臆
客來共嘆 屢致談話

夫出家而入道者

依法而期佛也

而今

神術不協 佛威無驗

具觀當世之躰 愚發後生之疑

然則

仰圓覆而吞恨 俯方載而深慮

倩傾微管 聊披經文
世皆背正 人悉歸惡
故善神捨園而相去
聖人辭所而不還

是以

魔來鬼來 災起難起
不可不言 不可不恐

客曰

天下之災 園中之難
余非獨嘆 衆皆悲
今入蘭室 初承芳詞
神聖去辭 災難並起
出何經哉 聞其證抑矣

主人曰

其文繁多 其證弘博

「金光明經」云

於其國土

雖有此經 未嘗流布

生捨離心 不樂聽聞

亦不供養 尊重讚歎

見四部衆 持經之人

亦復不能尊重 乃至供養

遂令我等及餘眷屬 無量諸天

不得聞此甚深妙法

背甘露味 失正法流

無有威光及以勢力 增長惡趣

損減人天 墜生死河

乖涅槃路

世尊 我等四王並諸眷屬及藥叉等見

如斯事 捨其國土

無擁護心 非但我等捨棄是王
必有無量守護園土諸大善神
皆悉捨去 既捨離已

其園當有種種災禍喪失園位

一切人衆皆無善心 唯有繫縛

殺害 瞋諍 互相讒諂

枉及無辜 疫病流行 彗星數出

兩日並現 薄蝕無恒

黑白二虹表不祥相

星流地動 井內發聲

暴雨惡風 不依時節

常遭飢饉 苗實不成

多有他方怨賊 侵掠園內

人民受諸苦惱 土地無有所樂之處

上已

大集經云

佛法實隱沒 鬚髮爪皆長

諸法亦忘失 當時虛空中大聲

震於地 一切皆遍動 猶如水上輪城

壁破落下 屋宇悉汜折 樹林根枝葉

華葉菓藥盡 唯除淨居天

欲界一切慶七味三精氣 損減无有餘解

脫諸善論 當時一切盡

所生華菓味 希少亦不美

諸有井泉池 一切盡枯涸

土地悉鹹鹵 敵裂成丘澗

諸山皆焦燃 天龍不降雨

苗稼皆枯死 生者皆死盡

餘草更不生 雨土皆昏闇

日月不現明 四方皆亢旱

數現諸惡瑞 十不善業道

貪瞋癡倍增 衆生於父母

觀之如獐鹿 衆生及壽命

色力威樂滅 遠離人天樂

皆悉墮惡道 如是不善業

惡王惡比丘 毀壞我正法

損滅天人道 諸天善神王

悲愍衆生者 棄此濁惡國

皆悉向餘方

上已

仁王經云

國土亂時 先鬼神亂

鬼神亂故 萬民亂

賊來劫國 百姓亡喪

臣君太子王子 百官共生是非

天地怪異 二十八宿星道

日月失時失度 多有賊起
亦云

我今五眼明見三世

一切国王 皆由過去世侍五百佛

得為帝王主 是為一切聖人羅漢而為

來生彼園土中 作大利益

若王福盡時 一切聖人皆為捨去

若一切聖人去時 七難必起

上已

藥師經云

若刹帝利灌頂王等災難起時

所謂

人衆疾疫難 他園侵逼難

自界叛逆難 星宿變怪難

日月薄蝕難 非時風雨難

過時不雨難

上已

仁王經云

大王吾今所化

百億須弥 百億日月

一一須弥 有四天下

其南閻浮提有十六大國

五百中國 十千小國

其國土中有七可畏難

一切國王 為是難故

云何為難 日月失度

時節返逆 或赤日出

黑日出二三四五日出

或日蝕無光

或日輪一重二三四五重輪

現為一難也

二十八宿失度

金星彗星輪星鬼星火星水星風

星刁星南斗北斗五鎮大星一切

圓主星三公星百官星 如是諸星 各

各變現為二難也

大火燒圓 万姓燒盡

或鬼火龍火天火山神火人火樹木火賊火如

是變怪為三難也

大水漂没百姓 時節返逆

冬雨夏雪冬時雷電霹靂

六月雨冰霜雹 雨赤水黑水青水

雨土山石山 雨沙礫石

江河逆流 浮山流石

如是變時為四難也

大風吹殺万姓

圓土山河樹木 一時滅没

非時大風黑風赤風青風天風地風火風水
風

如是變為五難也

天地圯土亢陽 炎火洞然

百草亢旱 五穀不登

土地赫燃 万姓滅盡

如是變時為六難也

四方賊來侵圯 内外賊起

火賊水賊風賊鬼賊

百姓荒乱 刀兵劫起

如是怪時為七難也

大集經云

若有国王 於無量世

修施戒惠 見我法滅

捨不擁護 如是所種

无量善根 悉皆滅失

其國當有 三不祥事

一者穀實 二者兵革 三者疫病

一切善神 悉捨離之

其王教令 人不隨從

常為鄰國 之所侵嬈

暴火橫起 多惡風雨

暴水增長 吹漂人民

內外親戚 其共謀叛

其王不久 當遇重病

壽終之後 生大地獄中

乃至如王 夫人太子

大臣城主 柱師郡守

宰官亦復如是

上已

夫四經文朗 万人誰疑

而盲瞽之輩 迷惑之人
妄信邪說 不弁正教
故天下世上 於諸佛衆經
生捨離之心 無擁護之志
仍善神聖人 捨國去所
是以惡鬼外道 成災致難矣

客作色曰

後漢明帝者 悟金人之夢
得白馬之教
上宮太子者 誅守屋之逆
成寺塔之構
尔来
上自一人下至万民

崇佛像 專經卷

然則

叡山南都園城東寺

四海一州五畿七道

佛經星羅 堂宇雲布

鶩子之族 則觀鶩頭之月

鶴勒之流 亦傳鷄足之風

誰謂褊一代之教

癈三寶之跡哉

若有其證 委聞其故矣

主人喻曰

仏閣連薨 經蔵並軒

僧者如竹葦 侶者似稻麻

崇重年舊 尊貴日新

但法師諂曲 而迷惑人倫

王臣不覺而 無弁邪正

仁王經云

諸惡比丘 多求名利

於国王太子王子前

自說破佛法因緣 破国因緣

其王不別 信聽此語

横作法制 不依佛戒

是為破佛 破国因緣_{上已}

涅槃經云

菩薩

於惡象等 心無恐怖

於惡知識 生怖畏心

為惡象殺 不至三趣

為惡友殺 必至三趣_{上已}

法華經云

惡世中比丘 邪智心諂曲

未得謂為得 我慢心充滿

或有阿練若 納衣在空閑
自謂行真道 輕賤人間者
貪著利養故 與白衣說法
為^世所恭敬 如六通羅漢
乃至

常在大眾中 欲毀我等過
向國王大臣 波羅門居士
及餘比丘眾 誹謗說我惡
謂是邪見人 說外道論議
濁劫惡世中 多有諸恐怖
惡鬼入其身 罵詈毀辱我
濁世惡比丘 不知佛方便
隨宜所說法 惡口而顰蹙
數數見擯出_{上已}

涅槃經云

我涅槃後 無量百歲
四道聖人 悉復涅槃
正法滅後 於像法中
當有比丘 似像持律
少讀誦經 貪嗜飲食
長養其身 雖著袈裟
猶如獵師 細視徐行
如猫伺鼠
常唱是言 我得羅漢
外現賢善 內懷貪嫉
如受唾法 婆羅門等
實非沙門 現沙門像
邪見熾盛 誹謗正法
上已
就文見世 誠以然矣
不誠惡侶者 豈成善事哉

客猶憤曰

明王因天地而成化

聖人察理非而治世

世上之僧侶者 天下之所歸也

於惡侶者明王不可信

非聖人者賢哲不可仰

今以賢聖之尊重 則知龍象之不輕

何吐妄言 強成誹謗

以誰人謂惡比丘哉 委細欲聞矣

主人曰

後鳥羽院御宇 有法然作撰擇集矣

則破一代之聖教 遍迷十方之衆生

其撰擇云

道綽禪師 立聖道淨土二門

而捨聖道 正歸淨土之文

初聖道門者 就之有二
乃至

准之思之 應存蜜大及以實大
然則今

真言佛心天台華嚴三論法相地論撰論
此等八家之意 正在此也

曇鸞法師往生論註云

謹案龍樹菩薩十住毘婆沙云
菩薩求阿毘跋致 有二種道

一者難行道 二者易行道

此中難行道者 即是聖道門也

易行道者 即是淨土門也

淨土宗學者 先須知此旨

設雖先學聖道門人

若於淨土門有其志者

須棄聖道歸於淨土

又云善導和尚

立正雜二行 捨雜行歸正行之文

第一讀誦雜行者

除上觀經等往生淨土經已外

於大小乘顯密諸經

受持讀誦 悉名讀誦雜行

第三禮拜雜行者

除上禮拜弥陀已外

於一切諸佛菩薩等 及諸世天等

禮拜恭敬 悉名禮拜雜行

私云

見此文須捨雜修專

豈捨百即百生專修正行

堅執千中无一雜修雜行乎

行者能思量之

又云

貞元入藏錄中 始自大般若經六百卷

終于法常住經 顯密大乘經惣六百三

十七部二千八百八十三卷也

皆須撰讀誦大乘之一句

當知隨他之前 暫雖開定散門

隨自之後 還閉定散門 一開以後

永不閉者 唯是念佛一門

又云

念佛行者必可具足三心之文

觀無量壽經云

同經疏云

問曰

若有解行不同邪雜人等

防外邪異見之難 或行一分二分
群賊等喚廻者 即喻別解別行惡見人等
私云

又此中言一切別解別行異學異見等者
是指聖道門_{上已}

又最後結句文云

夫速欲離生死 二種勝法中

且閣聖道門 選入淨土門

欲入淨土門 正雜二行中

且拋諸雜行 選應歸正行_{上已}

就之見之 引曇鸞道綽善導之謬釋

建聖道淨土 難行易行之旨

以法華真言 惣一代之大乘六百三十

七部二千八百八十三卷 一切諸佛菩薩及

諸世天等 皆攝聖道難行_{雜行}等

或捨或閉或閣或拋 以此四字

多迷一切剩以三國之聖僧 十方之

佛弟 皆号群賊 併令罵詈

近背所依淨土三部經

唯除五逆誹謗正法誓文

遠迷一代五時之肝心法花經第二

若人不信毀謗此經乃至

其人命終人阿鼻獄誠文者也

於是代及末代 人非聖人

各容冥衢 並忘直道

悲哉不樹瞳矇 痛哉徒催邪信

故 上自國王 下至土民

皆謂

經者無淨土三部之外經

佛者無弥陀三尊之外佛

仍傳教義(真)慈覺智證等

或涉万里之波濤而所渡之聖教

或廻一朝之山川而所崇之佛像

若高山之巔建華界以安置

若深谷之底起蓮官以崇重

釋迦藥師之並光也

施威於現當虛空地藏之成化也

被益於生後

故 國主寄郡鄉 以明燈燭

地頭充田園 以備供養

而 依法然之撰擇

則 忘教主而 貴西土之佛馱

拋付屬而 閣東方之如來

唯專四卷三部之經典

空拋一代五時之妙典

是以非弥陀之堂 皆止供佛之志
非念佛之者 早忘施僧之懷
故佛堂零落 瓦松之煙老
僧坊荒廢 庭草之露深
雖然各捨護惜之心

並廢建立之思

是以住持聖僧行而不歸

守護善神去而無來

是偏依法然之撰擇也

悲哉 數十年之間 百千万之人

被蕩魔緣 多迷佛教

好謗忘正 善神不成怒哉

捨圓好偏 惡鬼不得便哉

不如 修彼万祈 禁此一凶矣

客殊作色曰

我本師釋迦文 說淨土三部經以來
曇鸞法師 捨四論講說 一向歸淨土
道綽禪師 閣涅槃廣業 偏弘西方行
善導和尚 拋雜行立專修
惠心僧都 集諸經之要文 宗念佛之一行
貴重弥陀誠以然矣 又往生之人其幾哉
就中 法然聖人幼少而昇天台山
十七而涉六十卷 並究八宗 具得大意
其外一切經論 七遍反覆
章疏傳記 莫不究看
智齊日月 德越先師
雖然 猶迷出離之趣
不弁涅槃之旨
故 徧覲 悉鑒 深思 遠慮
遂拋諸經 專修念佛

其上蒙一夢之靈應

弘四裔之親疎

故或号勢至之化身

或仰善導之再誕

然則十方貴賤低頭

一朝男女運步

尔来 春秋推移 星霜相積

而忝疎釋尊之教

恣譏弥陀之文

何以近年之災 課聖代之時

強毀先師 更罵聖人

吹毛求疵 剪皮出血

自昔至今 如此惡言 未見

可惶可慎 罪業至重 科條爭遁

對座猶以有恐 携杖而則欲歸矣

主人咲止曰

習辛蓼葉 忘臭溷廁

聞善言而思惡言

指謗者而謂聖人

疑正師而擬惡侶

其迷誠深 其罪不淺

聞事起 委談其趣

釋尊說法之內

一代五時之間 立先後弁權實

而曇鸞道綽善導

既就權忘實 依先捨後

未探佛教淵底者

就中 法然雖酌其流 不知其源

所以者何

以大乘經八百三十七部二千八百八十三卷

並一切諸佛菩薩及諸世天等

置捨閑閣拋之字 薄一切衆生之心

是偏展私曲之詞 全不見佛經之說

妄語之至 惡口之科 言而無比

責而有餘 人皆信其妄語 悉貴彼撰擇

故崇淨土之三經而拋衆經

仰極樂之一佛而忘諸佛

誠是諸佛諸經之怨敵

聖僧衆人之讎敵也

此邪教 廣弘八荒 周遍十方

抑以近年之災 難往代之由 強恐之

聊引先例 可悟汝迷

止觀第二引史記云

周末 有被髮袒身不依禮度者

弘決第二釋此文引左傳曰

初平王之東遷也 伊川見被髮者 而於野祭
識者曰 不及百年 其礼先亡

爰知 徵前顛 災後致

又阮籍逸才蓬頭散帶 後公卿子孫皆
教之 奴荀相辱者 方達自然

樽節兢持者呼為田舍 為司馬氏滅相

上已

又案 慈覺大師入唐巡礼記云

唐武宗皇帝會昌元年

勅令章敬寺鏡霜法師 於諸寺 傳弥

陀念佛教 每寺三日巡輪不絕

同二年廻鶻園之軍兵等 侵唐堺

同三年河北之節度使忽起乱

其後大蕃園更拒命 廻鶻園重奪地

凡兵乱同秦項之代 災火起邑里之際

何況武宗大破佛法 多滅寺塔
不能撥亂 遂以有事已上
取意
以此此惟之

法然者後烏羽院御宇建仁年中之者也

彼院御事 既在眼前

然則 大唐殘例 吾朝顯證

汝莫疑 汝莫怪 唯須捨凶歸善

塞源截根矣

客聊和曰

未究淵底 數知其趣

但自華洛至柳營

釋門在樞櫂 佛家在棟梁

然未進勘狀 不及上奏

汝以賤身 輒吐莠言

其義有餘 其理無謂

主人曰

予雖為少量 忝學大乘

蒼蠅附驥尾而渡万里

碧羅懸松頭而延千尋

弟子 生一佛之子 事諸經之王

何見佛法之衰微 不起心情之哀惜

其上涅槃經云

若善比丘 見壞法者 置不呵責

駢遣舉慶 當知是人 佛法中怨

若能駢遣 呵責舉慶 是我弟子

真聲聞也

余雖不為善比丘之身 為遁佛法中怨

之責 唯撮大綱粗示一端

其上去元仁年中

自延曆興福兩寺 度度經奏聞

申下勅宣御教書 法然之撰擇印板取
上大講堂 為報三世佛恩 令燒失之
於法然墓所 仰付咸神犬神人
令破却 其門弟隆觀聖光成覺薩生等
配流遠國 其後未許御勘氣
豈未進勘狀云也

客則和曰

下經謗僧 一人難論

然而以大乘經六百三十七部二千八百
八十三卷並一切諸佛菩薩及諸世天等
載捨閑閣拋四字詞勿論也 其文顯然也
守此瑕瑾成其誹謗 迷而言歟 覺語歟
賢愚不弁 是非難定
但災難之起因撰擇之由 盛其詞
弥談其旨

所詮 天下泰平 國土安穩
君臣所樂 土民所思也
夫國依法而昌 法因人而貴

國亡人滅 佛誰可崇 法誰可信哉
先祈國家 須立佛法
若消災止難有術欲聞

主人曰

余是頑愚 敢不存賢
唯就經文聊述所存

抑治術之旨 內外之間 其文幾多

具難可舉 但入佛道

數廻愚案 禁謗法之人 重正道之侶

國中安穩 天下泰平

即涅槃經云

佛言 唯除一人餘一切施 皆可讚歎

純陀問言 云何名為唯除一人

佛言 如此經中所說破戒

純陀復言 我今未解 唯願說之

佛語純陀言 破戒者謂一闍提

其餘在所一切布施 皆可讚歎 獲大果報

純陀復問 一闍提者 其義云何

佛言 純陀若有比丘及比丘尼優婆塞優

婆夷發麁惡言 誹謗正法 造是重業

永不改悔 心無懺悔 如是等人

名為趣向一闍提道 若犯四重

作五逆罪 自知定犯 如是重事

而心初無怖畏懺悔 不肯發露

於彼正法永无 護惜建立之心

毀訾輕賤 言多過咎

如是等亦名趣向一闍提道

唯除如此 一闡提輩
施其餘者 一切讚歎

又云

我念往昔 於閻浮提 作大國王

名曰仙豫 愛念敬重大乘經典

其心純善 无有麁惡嫉恚

善男子 我於尔時 心重大乘

聞波羅門 誹謗方等 聞已即時

斷其命根

善男子 以是因緣 從是已來

不墮地獄

此一紙於身延山以御真筆之安國論奉寫之

慶長六_{丑辛}閏霜月六日日通(花押)

又云

如來昔為國王 行菩薩(道)時

斷絕尔所波羅門命

又云

殺有三 謂下中上

下者蟻子乃至一切畜生 唯除菩薩

示現生者 以下殺因緣 墮於地獄

畜生餓鬼 具受下苦 何以故

是諸畜生有微善根 是故殺者具

受罪報

中殺者 從凡夫人至阿那含 是名

為中 以是業因 墮於地獄畜生餓鬼

具受中苦

上殺者 父母乃至 阿羅漢辟支佛

畢定菩薩 墮於阿鼻大地獄中

善男子 若有能殺一闍提者

則不墮此三種殺中

善男子 彼諸波羅門等 一切皆是一闡

提也_{上已}

仁王經云

佛告波斯匿王 是故付屬諸國王

不付屬比丘比丘尼 何以故 无王威力_{上已}

涅槃經云

今以无上正法 付屬諸王大臣宰相及四

部衆 毀正法者大臣四部之衆 應當苦治

又云

佛言 迦葉 以能護持正法因緣故

得成就是金剛身 善男子 護持正法者

不受五戒 不修威儀 應持刀劔弓箭鉞槩

又云

若有受持五戒之者 不得名為大乘人也

不受五戒 為護正法 乃名大乘

護正法者 應當執持刀劔器械

雖持刀杖我說是等 名曰持戒

又云

善男子 過去之世 於此拘尸那城

有佛出世 号歡喜增益如來 佛涅槃後

正法住世 无量億歲 餘四十年 佛法末

尔時有一持戒比丘 名曰覺德

尔時 多有破戒比丘 聞作是說

皆生惡心 執持刀杖 逼是法師

是時國王 名曰有德 聞是事已

為護法故 即便往生至說法者所

與是破成諸惡比丘極共戰鬥

尔時 說法者得免厄害 王於尔時

身被刀劔箭槊之瘡 躰無完處如芥子許

尔時覺德 尋讚王言 善哉善哉

王 今真是護正法者 當來之世
此身當為无量法器 王 於是時
得聞法已 心大歡喜 尋即命終
生阿閼佛國 而為彼佛作第一弟子
其王將從人民眷屬有鬪者
有歡喜者 一切不退菩提之心

命終悉生阿閼佛國 覺德比丘
却後 壽終亦得往生阿閼佛國

而為彼佛 作聲聞眾中第二弟子

若有正法欲盡時 應當如是受持擁護

迦葉 尔時王者則我身是 說法比丘

迦葉佛是 迦葉 護正法者 得如是等

无量果報 以是因緣 我於今日 得種

種相 以自莊嚴 成法身不可壞身

佛告迦葉菩薩 是故 護法優婆塞等

應執持刀杖 擁護如是

善男子 我涅槃後 濁惡之世

園土荒亂 互相抄掠 人民飢餓

尔時 多有為飢餓 故發心出家

如是之人名為禿人 是禿人輩

見護持正法 駢逐令出 若殺 若害

是故 我今 聽持戒人 依諸白衣持刀杖者

以為伴侶 雖持刀杖 我說是等

名曰持戒 雖持刀杖 不應斷命

法華經云

若人不信 毀謗此經 即斷一切

世間佛種 乃至其人 命終入阿鼻獄

已上

夫經文顯然 私詞何加 凡如法華經者

謗大乘經典者 勝无量五逆

故墮阿鼻大城 永无出期 如涅槃經者

設許五逆之供不許謗法之施

殺蟻子者 必落三惡道 禁謗法者(定)
登不退位 所謂 覺德者 是迦葉佛
有德者 則釋迦文也

法華涅槃之經教者 一代五時之肝心也

其禁實重 誰不歸仰哉

而謗法之族 忘正道之人

剩依法然之撰擇 弥增愚癡之盲瞽

是以 或忍彼遺躰 而露木畫之像

或信其妄說 而彫莠言之模

弘之海內 翫之墀外

所仰則其家風 所施則其門弟

然間或切釋迦之手指 結弥陀之印相

或改東方如來之雁字

居西土教主之鵝王

或止四百餘廻之如法經

成西方淨土之三部經

或停天台大師講為善導講

如此群類其誠難盡

是非破佛哉 是非破法哉 是非破僧哉

此邪義則依撰擇也 嗟呼悲哉

背如来誠諦之禁言 哀矣

隨愚侶迷惑麁語

早思天下之靜謐者 須斷園中之謗法矣

客曰

若斷謗法之輩 若絕佛禁之違者

如彼經文 可行斬罪歟

若然者殺害相加 罪業何為哉

則大集經云

剃頭著袈裟 持戒及毀戒

天人可供養彼 則為供養我

是我子 若有搗打彼 則為打我子

若罵辱彼 則為毀辱我

料知不論善惡 無擇是非 於為僧侶

可展供養 何打辱其子 忝悲哀其父

彼竹杖之害目連尊者也 永沈無間之底

提婆達多之殺蓮華比丘尼也

久咽阿鼻之焰 先證斯明 後昆最恐

似誠誠謗法 既破禁言 此事難信

如何得意

主人曰

客明見經文 猶成斯言

心之不及歟 理之不通歟

全非禁佛子 唯偏惡謗法也

夫釋迦之以前佛教者 雖斬其罪

能仁之以後經說者則止其施
然則四海萬邦一切四衆不施其惡
皆歸此善何難並起何災競來矣

客則避席刷襟曰

佛教斯區旨趣難窮不審多端
理非不明但法然聖人撰擇現在也

以諸佛諸經諸菩薩諸天等載捨閑閣拋
其文顯然也囚茲聖人去園

善神捨所天下飢渴世上疫病

今主人廣引經文明示理非

故妄執既翻耳目數朗

所詮國土泰平天下安穩

自一人至萬民所好也所樂也

早止一闡提之施永致衆僧尼之供

收佛海之白浪截法山之綠林

世成義農之世 國為唐虞之國

然後 斟酌法水淺深 崇重佛家之棟梁矣

主人悅曰

鳩化為鷹 雀變為蛤 悅哉

汝 交蘭室之友 成麻畝之性

誠顧其難 專信此言 風和浪靜

不日豐年耳 但人心者 隨時而移

物性者 依境而改 譬猶水中之月動波

陳陣前之軍靡劔 汝當座雖信 後定永忘

若欲先安國土而祈現當者

速廻情慮 忿加對治

所以者何

藥師經七難內 五難忽起 二難猶殘

所以 他國侵逼難 自界叛逆難也

大集經三災內 二災早顯 一災未起

所以 兵革災也

金光明經內 種種災過 一一雖起

他方怨賊侵掠園內 此災未露 此難未來

仁王經七難內 六難今盛 一難未現

所以四方賊來侵園難也

加之 園土亂時 先鬼神亂

鬼神亂故 万民亂

今就此文 具案事情 百鬼早亂

万民多亡 先難是明 後災何疑

若所殘之難 依惡法之科

並起 競來者 其時何為哉

帝王者基園家而治天下

人民者領田園而保世上

而他方賊來而侵逼其園

自界叛逆而掠領其地

豈不驚哉 豈不騷哉

失園滅家 何所遁世

汝須思一身之安堵者

先禱四表之靜謐者歟

就中 人之在世 各恐後生

是以 或信邪教 或貴謗法

各雖惡迷是非 而猶哀歸佛法

何同以信心之力 妄宗邪議之詞哉

若執心不翻 亦曲意猶存

早辭有為之鄉 必墮無間之獄

所以者何

大集經云

若有園王 於無量世 修施戒惠

見我法滅 捨不擁護 如是所種

無量善根 悉皆滅失 乃至

其王不久 當遇重病 壽終之後
生大地獄 如王夫人太子大臣
城主柱師郡主宰官亦復如是

〔仁王經云〕

人壞佛教 无復孝子 六親不和
天神不祐 疾疫惡鬼 日來侵害
災怪首尾 連禍縱橫 死入地獄 餓鬼畜生
若出為人 兵奴果報 如響如影
如人夜書 火滅字存 三界果報 亦復如是

〔法華經第二云〕

若人不信毀謗此經乃至
其人命終入阿鼻獄

又同第七卷不輕品云

千劫於阿鼻地獄受大苦惱

〔涅槃經云〕

遠離善友 不聞正法 住惡法者
是因緣故沈沈沒 在於阿鼻地獄
所受身形 縱橫八萬四千
廣披衆經 專重謗法

悲哉 皆出正法之門而 深入邪法之獄
愚矣 各懸惡教之網而 鎮纏謗教之網
此矇霧之迷 沈彼盛焰之底

豈不愁哉 豈不苦哉

汝早改信仰之寸心 速歸實乘之一善
然則三界皆佛國也 佛國其衰哉

十方悉寶土也 寶土何壞哉

國无衰微 土无破壞

身是安全 心是禪定

此詞此言 可信可崇矣

客曰

今生後生 誰不慎 誰不恐

披此經文 具承佛語

誹謗之科至重 毀法之罪誠深

我信一佛 拋諸佛 仰三部經而閣諸經

是非私曲之思 則隨先達之詞

十方諸人 亦復如是

今世者勞性心 來生者墮阿鼻

文明 理詳 不可疑

彌仰貴公之慈誨 益開愚客之癡心

速廻對治 早致泰平 先安生前

更扶沒後 唯非我信 又誠他誤耳

立正安國論奧書

文應元年

大歲
庚申

勘之 正嘉自始之

文應元年勘畢

去見正嘉元年

太才
丁巳

八月廿三日戊亥之

尅大地震勘之 其後以文應元年

太才庚申七月十六日 付宿谷禪門

奉故最明寺入道殿 其後文永元年 太才甲子

七月五日大明星之時弥々知此災根源

自文應元年 太才庚申 至于文永五年 太才戊辰

後正月十八日 經于九ヶ年

自西方大蒙古國可襲我朝之由

牒狀渡之

又同六年 重牒狀渡之

既勘文叶之 準之思之

未來亦可然歟

此書有徵文也 是偏非日蓮之力

法花經之真文所至感應歟

文永六年 太才己巳 十二月八日写之